

語言學論叢

第三十一輯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2



商務印書館

H0
51
:31
2005

語言學論叢

(第三十一輯)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 第31辑/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ISBN 7-100-04359-X

I. 语… II. 北…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918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ǔYánXuéLùnCóng

语言学论丛

(第三十一辑)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359-X/H·1090

2005年8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0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4
印数4 000册

定价:31.00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主 编： 林 焘

编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贝 罗 贝	丁 邦 新	郭 锡 良	何 九 盈	何 莫 邪
江 蓝 生	蒋 绍 愚	鲁 国 尧	陆 俭 明	梅 祖 麟
平 山 久 雄	裘 锡 圭	唐 作 藩	王 福 堂	王 洪 君
王 士 元	徐 通 锵	余 霭 芹	郑 锦 全	朱 庆 之
邹 嘉 彦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 董秀芳 耿振生 郭 锐 李小凡 宋绍年
王洪君（主任） 詹卫东 朱庆之（副主任）

本辑执行编辑： 耿振生

执行编辑助理： 杜 轶

启 事

中国教育部最近通知,部属各重点科研基地须有自己的定期学术刊物,刊物的形式必须是正式杂志或有固定网址的电子期刊。

《语言学论丛》(26辑起)是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定期学术文集,由商务印书馆每年出版两辑。根据上述文件精神,《语言学论丛》将同设电子期刊。自26辑以后的论文,在出版一年之后,免费发布在“北大学术期刊网”(http://e-journals.pku.edu.cn/Jour/Index.aspx?JIID=21)上。发布的内容为:文章的中英文标题、提要、关键词;作者、资助来源、作者单位、通信处;参考文献;文章的第一章或相当于引言的段落。

电子期刊的设立,相信有利于论文进入相关的学术论文检索系统,有利于学术评估和交流。

特此公示。并提请投稿者注意:投稿即意味着作者同意该文章在“北大期刊网”上发布。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2005年6月1日

目 录

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

本质变化	胡敕瑞	(1)
方言接触对变调语法的影响	包智明	(22)
论“一音一义”	孙景涛	(48)
《中原音韵》的原始著作权和它的基础方言问题	耿振生	(72)
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	孙玉文	(104)
普通话上声强重音的声学表现	凌 锋	(149)
上海话声调右扩展的语音实质	朱晓农	(176)
小句焦点的韵律结构类型及其变化	陈玉东	(195)
古汉语中宾语的表层隐现条件及其解释	董秀芳	(219)
佛教文献中“何”系疑问代词的兴替演变	卢烈红	(242)
陕北晋语沿河方言时制系统研究	邢向东	(265)
被动标记“让”在当代汉语中的发展	石毓智	(301)
羨余否定的类别、成因与功用	张谊生	(323)
说“安”字	陈 剑	(349)
ABSTRACTS(英文提要)		(364)

CONTENTS

From Implying to Presenting(Part I): An Essential Change of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Middle Times	Hu Chirui (1)
Dialect Contact and Its Effect on the Grammar of Tone Sandhi	Bao Zhiming (22)
A Discussion on "One Meaning One Syllable"	Sun Jingtao (48)
On the Original Authorship of <i>Zhongyuan Yinyun</i> 《中原音韵》and Its Basic Dialect	Geng Zhensheng (72)
Principles to Inspe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Sun Yuwen (104)
A Study on the Acoustic Correlates of Emphasized Tone 3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 Feng (149)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onal Rightward Spreading in Shanghai	Zhu Xiaonong (176)
The Prosodic Construction Types and Varieties of Clause Foci	Chen Yudong (195)
Constraints 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Objects in Old Chinese and the Motivation	Dong Xiufang (219)
The Change of Interrogative Pronouns Containing <i>he</i> (何) in the Buddhism's Documents ...	Lu Liehong (242)
On the Tense System of Jin Dialect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Xing Xiangdong (265)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Passive Marker	
<i>rang</i> (让)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hi Yuzhi (301)
On the Categories, Causes of Formation and Functions	
of Redundant Neg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Zhang Yisheng (323)
On the Character <i>an</i> (安)	Chen Jian (349)
ABSTRACTS	(364)

从隐含到呈现(上)*

——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

胡 敕 瑞

提要 中古汉语词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不少词语从上古到中古发生了概念“隐含”到概念“呈现”,主要类别有“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动作从结果中呈现”三类;“呈现”的具体原因是汉语的形、音、义在汉代发生了剧变,当然也有汉语自组织的因素。“呈现”不仅带来了汉语词汇的重大变化,同时也影响到汉语语法。基于“呈现”的普遍及其影响的深远,可以说“从隐含到呈现”是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

关键词 中古汉语 词汇 隐含 呈现

一 引言

汉语从上古到中古词汇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①?研究者多半会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即中古产生了大量的复音词。面对这样一个笼统的答案,人们似乎仍感有所欠缺,因为数量的增多(即“量变”)并不代表本质的变化(即“质变”)。中古与上古词汇本质上究竟有什么差异,依然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汉语词汇沿着一条从单音到复音的道路发展,这已是学界的一个共识。然而直觉和事实告诉我们,并非所有上古的单音节词后来都发展成了复音(主要是双音)节。究竟哪些单音节词发展成了双音节呢?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单音变化为双音了呢?通过对上古和

* 本文承蒙蒋绍愚、徐通锵、何九盈、朱庆之先生审正,曹广顺、吴福祥、赵长才、李宗江、杨荣祥、石镔、朱冠明等先生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汪维辉、洪波先生专门发来邮件,赐教良多,在此谨致谢忱。本文的下半部分将择期发表。

中古词汇的比较观察,我们注意到,这期间词汇的发展存在一条重要规则:从隐含到呈现。

何谓“从隐含到呈现”?跨语言的研究表明不少语言存在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一些似乎应当分开来表达的概念成分往往可以融合(combine or conflate)在同一形式之中。譬如 Atsugewi 语把“主体”、英语把“方式”、西班牙语把“路径”分别融入到动作中(Saeed 1997:245—249),而墨西哥语的动词则常常伴有宾语本身,也就是说宾语被嵌入了动词(洪堡特 1826b)。这里引举一个有关“主体”与“动作”融合的例子,如在 Atsugewi 语中“-lup-”意为“for a small shiny spherical object(eg. a round candy, an eyeball, a hailstone) to move/be located”,“主体(如糖果、眼球、冰雹等小而发亮的圆形物)”和“动作(滚动或位于)”共同融合在“-lup-”这个形式中。这种“融合”其实就是一种“隐含”^②,上例即为“主体”隐含在“动作”中。汉语作为一种典型的孤立语,趋向于给每一个概念以一个命名,即常用一个字来表达一个概念,这种对概念独立所作的大胆处理,经常是把相关概念隐含起来。汉语也有“主体”隐含于“动作”的例子,如“崩”(《说文·山部》:“崩,山坏也。”)就是主体“山”与动作“倒塌”融合在同一结构中,所以只要一提到“崩”熟悉汉语的人马上就会想到其主体“山”。在汉语的历时发展中,不少像“山”这样的隐含概念最终从其融合形式(“崩”)中分离出来而形成了新的结构(“山崩”)③,这种从概念融合到概念分离是“从隐含到呈现”的典型范例。“主体”隐含于“动作”只是汉语概念融合的一个小类,下面将揭示上古到中古汉语词汇“从隐含到呈现”的主要类别及其具体成因。

二 “从隐含到呈现”的主要类别

除少许“主体”与“动作”成分融合之外,上古存在概念融合的词语主要有三类: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对象与动作融合、动作与结果融合。这三类融合也可理解为三类隐含,即修饰成分隐含于中

心成分、对象隐含于动作(或动作隐含于对象)、动作隐含于结果。中古三类“隐含”纷纷“呈现”: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出来、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出来、动作从结果中呈现出来^④。

2.1 “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

汉语的中心成分可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类,上古既有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被隐含,也有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被隐含,中古这两类隐含的修饰成分同时呈现。

2.1.1 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从隐含到呈现”

呈现方式是,原词保留作为体词性的中心成分,隐含的修饰成分呈现出来。用公式表示为: $[M] \text{ Ht} \geq M \text{ Ht}$ (M表示修饰成分,[M]表示修饰成分被隐含,Ht代表体词性的中心成分, $\geq$ 表示“呈现为”,下同)。其中又可分为A、B两式。

A式例如^⑤:

臂 $\geq$ 手臂:《老子》“攘无臂,扔无敌。”东汉支谶译《阿闍世王经》“自问其佛:是谁手臂,姝好乃尔?”

波 $\geq$ 水波:《诗·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传:“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东汉竺大力等译《修行本起经》“俯设仰出,譬如水波。”

髮 $\geq$ 头髮:《墨子·公孟》“昔者越王勾践剪髮文身,以治其国。”东汉安世高译《大安般守意经》“二者去家下头髮求道。”

泪 $\geq$ 眼泪:《韩非子·和氏》“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东汉竺大力等译《修行本起经》“眼泪鼻涕,涎出相属。”

葉 $\geq$ 树葉:《诗·卫风·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汉书·眭弘传》“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葉成文字。”

指 $\geq$ 手指:《庄子·胠篋》“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东汉安世高译《道地经》“十在手指相。”

他如:

策 $\geq$ 竹策、箠 $\geq$ 竹箠、篙 $\geq$ 竹篙、管 $\geq$ 竹管、箭 $\geq$ 竹箭、筒 $\geq$ 竹筒、節 $\geq$ 竹節、笋 $\geq$ 竹笋；榦 $\geq$ 树榦、杪 $\geq$ 树杪、末 $\geq$ 树末、梢 $\geq$ 树梢、荫 $\geq$ 树荫、枝 $\geq$ 树枝；岑 $\geq$ 山岑、巔 $\geq$ 山巔、峰 $\geq$ 山峰、岗 $\geq$ 山岗、麓 $\geq$ 山麓、崖 $\geq$ 山崖；沫 $\geq$ 水沫、泡 $\geq$ 水泡、涯 $\geq$ 水涯；犊 $\geq$ 牛犊、羔 $\geq$ 羊羔、驹 $\geq$ 马驹、腕 $\geq$ 手腕、趾 $\geq$ 足趾、脈 $\geq$ 血脈、涕 $\geq$ 鼻涕、环 $\geq$ 玉环等等。

B式例如：

金 $\geq$ 黄金：《书·舜典》“金作赎刑。”孔传：“金，黄金。”《论衡·验符》“爵言其状，君贤曰：‘此黄金也。’”

矛 $\geq$ 长矛：《韩非子·难一》“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三国志·魏志·典韦传》“弃盾，但持长矛撩戟。”

象 $\geq$ 大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象有齿以焚其身。”东汉支娄迦谶译《阿闍世王经》“譬如大象而有六牙，……大象闻之嗅便奔走入山。”

雪 $\geq$ 白雪：《吕览·季冬纪》“时雪不降，冰冻消释。”《世说新语·言语》“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

月 $\geq$ 白月/明月：《诗·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三国支谦译《须摩提女经》“面如白月初圆，目如众星夜朗。”东汉安世高译《道地经》“所语言说，譬如明月明。”

雉 $\geq$ 野雉：《易·旅》“六五，射雉一矢亡。”晋王隐《晋书》“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

他如：

地 $\geq$ 大地、海 $\geq$ 大海、鹏 $\geq$ 大鹏；日 $\geq$ 白日、羊 $\geq$ 白羊、玉 $\geq$ 白玉、银 $\geq$ 白银、毫 $\geq$ 白毫；筒 $\geq$ 青筒、竹 $\geq$ 青竹、蛇 $\geq$ 毒蛇、箫 $\geq$ 长箫、夜 $\geq$ 黑夜等等。

AB两式符号($\geq$)左边的单音词语是上古“隐含”形式，右边的双音词语为中古“呈现”形式，下同。上古一般采用单音节的中心成分形式，然而上古并非没有“修饰成分+中心成分”的体词性词语，像“手纹”“大雪”“黄裳”等比比皆是，但是像中古呈现的“手指”“大象”

“黄金”等在上古则罕见。这是因为“手指”“大象”“黄金”等词语有一个共同点,即其修饰语是中心语必选或优选的,容易通过联想来激活,所以可以隐含而达到语义自足;而“手纹”“大雪”“黄裳”等词语的修饰语并不是中心语必选或优选的,难以通过联想来激活,所以不能隐含,否则将会造成语义残损。

AB两式虽然呈现的都是中心语必选或优选的修饰成分,但是两式之间也有不同。首先,A式呈现的修饰成分为类属,多由体词性(主要是名词)成分来充当;而B式呈现的修饰成分多为性状,多由谓词性(主要是形容词)成分来充当。其次,A式呈现的类属都是其中心语所具有的绝对稳固、永久的必然特征,具有“不可让渡性”(inalienable),而B式呈现的性状多是其中心语所具有相对稳固、永久的典型特征,具有“可让渡性”(alienable)^⑥,因此A式中的修饰语与中心语的关系比B式更密切,这可以得到“距离相似性原则”的验证,譬如“竹筒”“山峰”、“青筒”“高峰”分别是A、B式呈现的词语,但汉语中只有“青竹筒”“高山峰”,却没有“竹青筒”“山高峰”^⑦,B式中的修饰语比A式中的修饰语离中心语更远。此外,A式表类属的修饰成分大多是具体事物,所以可以在原字的字形偏旁中直接或间接体现出来^⑧;而B式表性状的修饰成分大多是抽象事物,所以难以在原字的字形偏旁中体现出来。上古似乎趋向于用字形偏旁来隐含类属,而用字音同源来隐含性状(参3.1.2)。

2.1.2 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从隐含到呈现”

呈现方式是,原词保留作为谓词性的中心成分,隐含的修饰成分呈现出来。用公式表示为:[M] Hw $\geq$ M Hw (Hw代表谓词性的中心成分)。其中也可分为A、B两式。

A式例如:

白 $\geq$ 雪白:《吕览·应同》“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后汉书·宋汉传》“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

黄 $\geq$ 金黄:《易·坤》“天玄而地黄。”晋傅玄《郁金赋》“叶萋萋兮翠青,英蕴蕴兮金黄。”

急 $\geq$ 火急:《战国策·秦策三》“今者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北齐书·幼主纪》“(帝)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

他如:

白 $\geq$ 银白、长 $\geq$ 绵长、黑 $\geq$ 墨黑、烂 $\geq$ 花烂、冷 $\geq$ 冰冷、亮 $\geq$ 玉亮等等。

B式例如:

见 $\geq$ 面见:《荀子·儒效》“闻之不若见之。”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后世得深般若波罗蜜者,为已面见佛。”

眺 $\geq$ 远眺:《国语·齐语》“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晋赵至《与嵇茂齐书》“乘高远眺,则山川悠隔。”

渍 $\geq$ 水渍:《礼记·内则》“渍取牛肉,必新杀者。”《释名·释饮食》“桃滥,水渍而藏之。”

他如:

罗 $\geq$ 网罗、蹶 $\geq$ 足蹶、望 $\geq$ 远望等等。

A式是形容词,呈现后的结构表示性状比喻,语义格式是“比况动词(似/如等)+表比喻的修饰成分+中心成分”。其中用作比喻的修饰成分具有典型性特征,对于中心成分来说具有高可选性,这有点类似“蚕食”“狐疑”“虎视”“蚁附”等词语,这些词语中用以比喻的修饰成分(“蚕、狐、虎、蚁”)与其中心成分(“食、疑、视、附”)也具有相似特征关联,容易唤起联想。但是,A式呈现后的词语只是类似(但不等同)“蚕食”等词语,这是因为A式呈现的词语是用比喻来描摹性状的形容词,而“蚕食”等词语是用比喻来描摹行为的动词;而上古汉语“性状接近于无”(徐通锵 2001),“雪白”等描摹性状的“名+形”式状态形容词中古才见(何乐士 2000),而“蚕食”等描摹行为的“名+动”式动词上古已有。

B式是动词,呈现后的结构表示行为方式,语义格式是“介词(以/于等)+表方式的修饰成分+中心成分”。B式表方式的修饰成分比A式表比喻的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的融合更紧密,A式的修饰

成分是可选性的,只是在可选的范围内具有优选性,而B式的修饰成分对于中心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必选的,所以B式中的修饰成分呈现后仿佛是语义冗余。其次,A式都用名词来充当饰语,不过其意义在中心成分的字形偏旁中得不到暗示,这是因为性状无形可示,B式并不都用名词来充当饰语,但若用名词来充当饰语,其意义多可在中心成分的字形偏旁中得到暗示,如“水渍”(氵=水)、“网罗”(罒=网)等。此外,A式主要是用名物来描摹性状,由于某些名物与性状又具有比较稳定的关系^⑨,所以2.1.1B式的一些词语可以倒序变成2.1.2A式来描摹状态,如“黄金”倒作“金黄”,“白雪”倒作“雪白”等;B式主要是用名物来描摹方式,而工具方式和与行为动作也具有比较稳定的联系,所以2.1.2B式的一些词语也可倒序作2.2.1A式来描摹行为,如“面见”倒作“见面”,“足蹶”倒作“蹶足”等。

与上类体词性修饰成分的呈现相比较,此类谓词性修饰成分的呈现要少得多。这是由于:1)这类呈现很多存在语义冗余,有悖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特别是其中的B式;2)B式呈现的词语所采用的“名+动”格式与名词作状语的格式相同,由于名词作状语的用法中古开始衰微,因而这种格式也就成了一种非能产格式。

2.2 “对象与动作融合”

上古有不少对象隐含在动作中,也有不少动作隐含在对象中;中古这些隐含的对象与动作则纷纷呈现出来。

2.2.1 动作中的对象“从隐含到呈现”

呈现方式是,原词保留作为动词置前,隐含的对象呈现出来作为宾语。用公式表示即:V[O]≥VO(V代表动作成分,O代表对象,[O]代表对象被隐含)。其中又可分为A、B两式。

A式例如:

拱≥拱手:《论语·微子》“子路拱而立。”《水经注·渭水三》

“(鲁)班于是拱手与言。”

汲≥汲水:《易·井》“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东观汉

纪·王琳传》“恭恶其争，多置器其上，为预汲水满之。”

瞑≥瞑目：《左传·僖公元年》“丁未王缢。缢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后汉书·马援传》“今获所愿，甘心瞑目。”

启≥启户：《左传·隐公元年》“夫人将启之。”《易林·临之姤》“牙孽生齿，室堂启户。”

娶≥娶妻：《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后汉书·皇后纪》“（光武）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他如：

盥≥盥手、猎≥猎兽、牧≥牧牛、凝≥凝冰、蹶≥蹶足、骑≥骑马、涉≥涉水、沃≥沃水、驯≥驯马、引≥引弓、馭≥馭马、植≥植树、逐≥逐兽、琢≥琢玉等等。

B式例如：

發≥發矢：《战国策·西周》“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鲍彪注“發，發矢。”《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行之有疑，祸如發矢，不可追已。”

浣≥浣衣：《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何讥尔？临民之所漱浣也。”晋陆翔《邨中记》附录“诏葬县南，因名此地为浣衣里。”

戍≥戍边：《诗·小雅·采薇》“我戍未定，靡使归聘。”《后汉书·郭躬传》“躬上封事曰‘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重人命也。’”

漱≥漱口：《管子·弟子职》“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执事有格。”东汉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读是经时，先施清净水，盥手漱口，常令清净。”

他如：

钓≥钓鱼、沐≥沐头、洗≥洗脚、浴≥浴身、御≥御车、耘≥耘草等等。

国外人类学者早就注意到，“在美洲的各种原始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动词最早是表示特殊意义的”（列维·布留尔 1930:161）。国内

语言学者也注意到,“汉语早期表示动作的一些字大多与特定的名物相联系,使它们只适用于一些特定种类的名物”(徐通锵 1997:338)。以上 AB 两式正显示了早期汉语不少名物对象与动作行为具有特定的联系,这些对象往往隐含在动作之中而不需用独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拱”即“拱手”,“汲”即“汲水”,“漱”即“漱口”。然而上古并非没有对象与动作同现的词语,像“报仇”“即位”“受辱”等都是上古已见的。值得注意的是,上古这些与动作同现的对象(如“报仇、即位、受辱”中的“仇、位、辱”)和上面 AB 两式动词后呈现的对象(如“拱手、汲水、漱口”中的“手、水、口”)不同。除了前者多为抽象无形的对象、后者多为具体有形的对象外;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前者对象与动作没有特定的联系,而后者对象与动作有特定的联系。正由于此,上古“报仇”等词语其对象必须与动作同现,因为单说“报”很难激活其后的非特定联系对象“仇”;而“拱手”等词语中的对象则可以隐含在动作中,因为单说“拱”很容易激活其后的特定联系对象“手”。这一事实证明语义“关联”的疏密与语义“通达”的难易成正比^⑩。

不过,上古 AB 两式的隐含对象也不是完全藏身无迹,字形之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A 式上古单音字的偏旁可直接指示(refer)动作的对象,如“瞑”的偏旁“目”即是其对象,“启”的偏旁“户”也是其对象;B 式上古单音字的偏旁可间接暗示(imply)动作的对象,如“發”中之“弓”为“发矢”的工具,“耘”中之“耒”为“耘草”的工具。A 式的偏旁多直接指示动作的对象,B 式的偏旁多间接暗示动作的工具,这是 AB 两式的微殊之处,也是我们分出 AB 两式的根据。如果把偏旁表意也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呈现”,那么像“娶妻”“拱手”等词语可以说历经了二度“呈现”,第一次是从“取”到“娶”、从“共”到“拱”,第二次是从“娶”到“娶妻”、从“拱”到“拱手”。

2.2.2 对象中的动作“从隐含到呈现”

呈现方式是,原词保留作为后置宾语,隐含的动作呈现出来作为述语。用公式表示即:[V]O $\geq$ VO ([V]代表动作被隐含,O 代表对象,V 代表动作被呈现)。其中也可分为 A、B 两式。